

和爸爸一起坐牽的馬車



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

革命传统教育故事

原著：卢大容

改编：杨文

绘画：张伯诚

杨步升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【内容介绍】卢大容的爸爸卢志英，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抗战胜利后，负责京、沪、杭一带的秘密工作。1947年3月1日，他不幸被捕。第二天，大容和妈妈、亲戚张军战（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）也被特务捉去。

大容在狱中挨饿、挨冻，还遭到残酷打骂，但他意志坚强，不屈服，不讨饶，和爸爸一起向难友做宣传、组织工作，帮助爸爸找报纸，送纸条，在难友中间传播消息。



(1) 1947年的3月2日的早晨，天色阴沉。卢大容一觉醒来，看见妈妈坐在床边，神情不安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

(2) 妈妈告诉他：爸爸一夜没有回家。大容的爸爸是共产党员，这几天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正在撤退，情势紧张，所以妈妈很不放心。



(3) 大容是个十一岁的孩子，在正志小学读书。他吃了早饭，就背上书包，到学校里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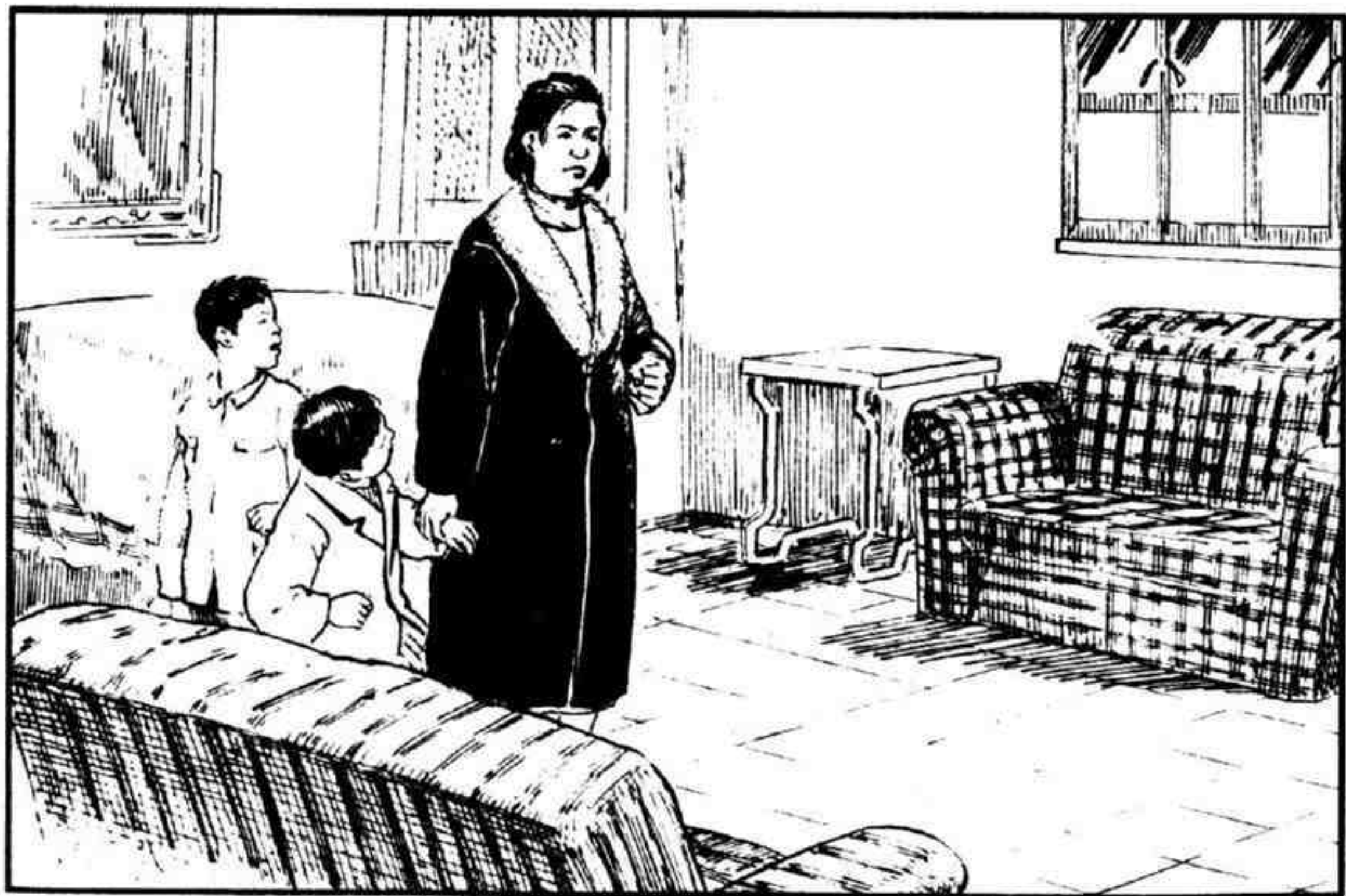
(4) 中午放学后，大容匆匆地赶回家去，上了楼，只见四个穿西装的人，正和妈妈在谈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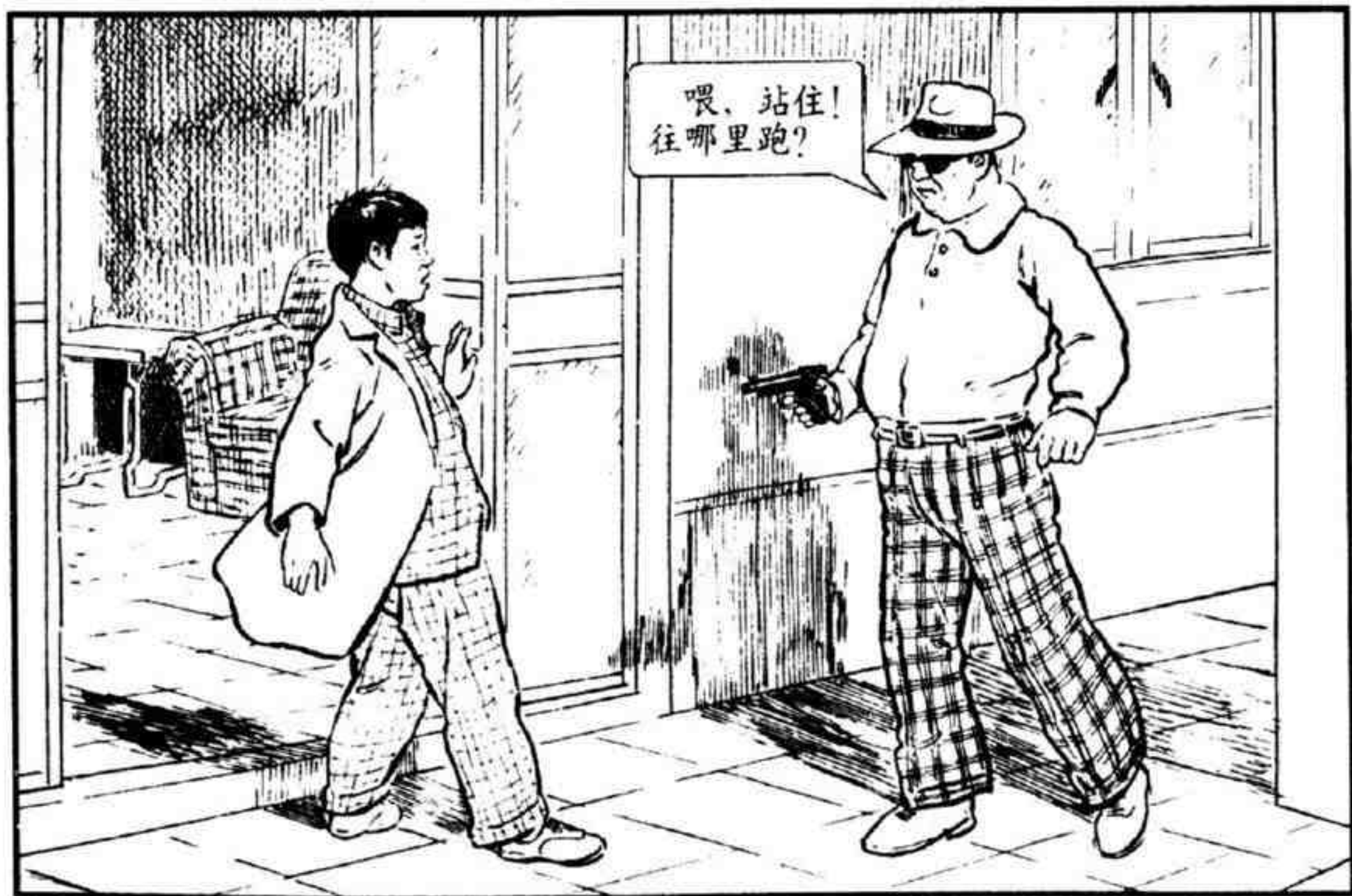
(5) 他们看见大容，显出很惊讶的样子，其中有一个自称姓陶的人就指着大容和住在他家的亲戚张军战，向妈妈盘问。



(6) 原来这是一群特务，奉命送来一张纸条，说是大容爸爸写的，叫他们一家三口到陕西南路二号去一趟。于是，妈妈就带了大容、军战，跟着特务乘上一辆小汽车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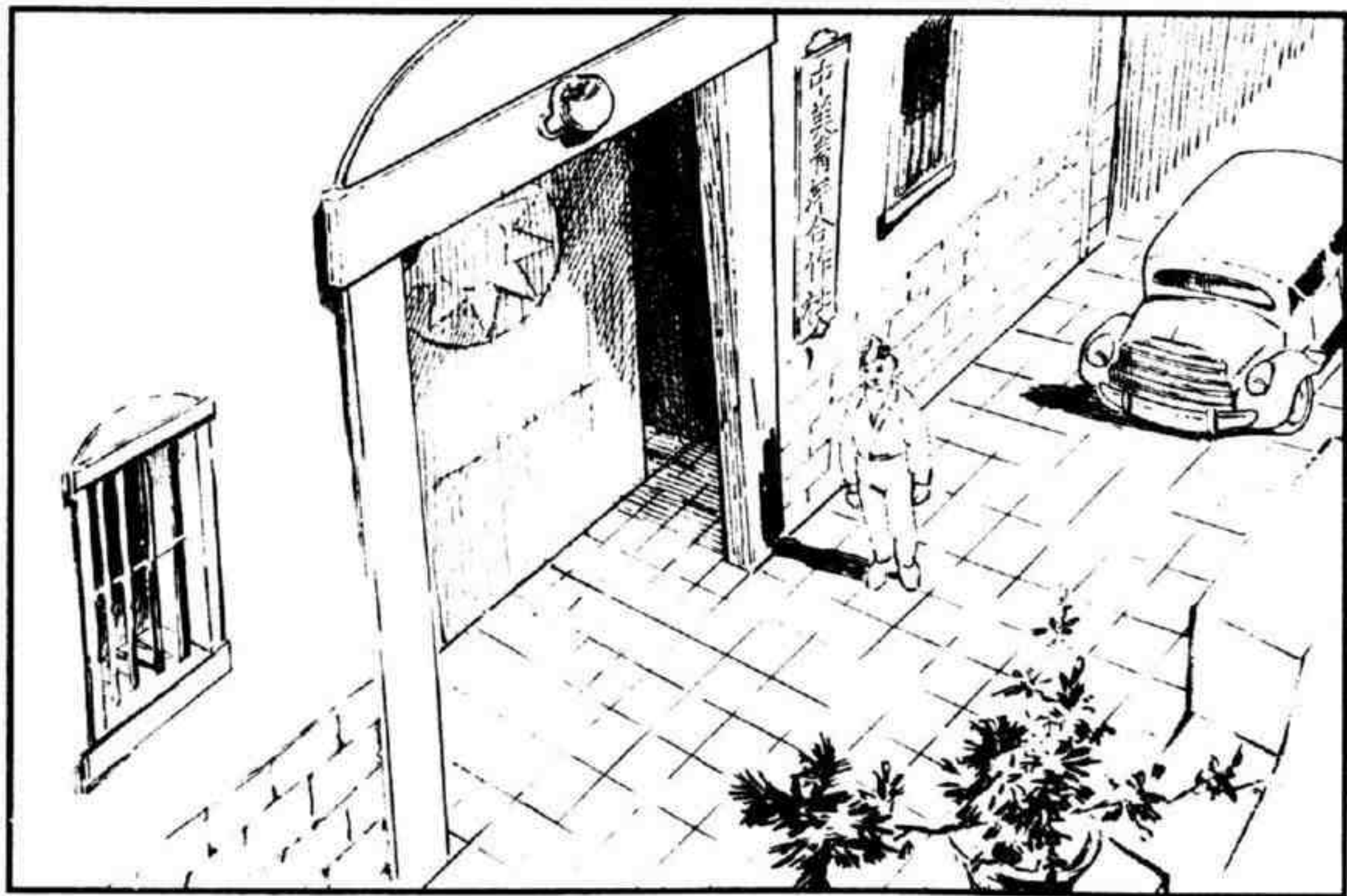
(7) 陕西南路二号是个特务机关，到了那里，特务叫他们坐下来等着。



(8) 两个钟头过去了，大容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他走出客厅想去小便，却被走廊上一个戴黑眼镜的家伙吓了回来。



(9) 又过了一会，那个姓陶的特务回到客厅里来，跟妈妈说了几句话，要送他们回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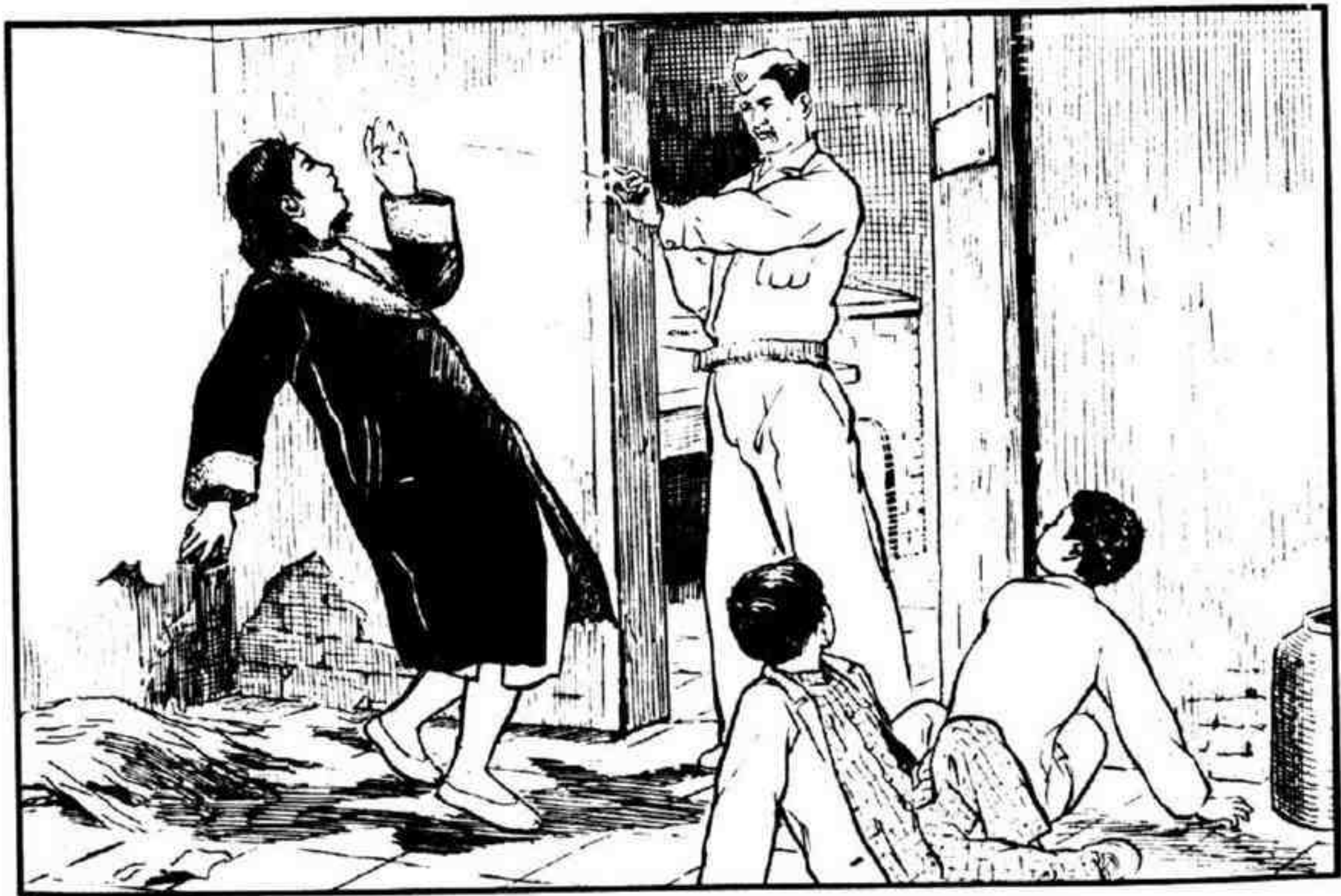
(10) 他们又坐上小汽车。但是车子并不向大容的家开去，却开到一条小弄堂里，在一幢挂着“中美青年合作社”牌子的大洋房门前停下来。



(11) 姓陶的带他们走进屋子，不一会，来了一个全身都是美式装备的人，手里拿着枪，瞪着眼睛，叫他们跟着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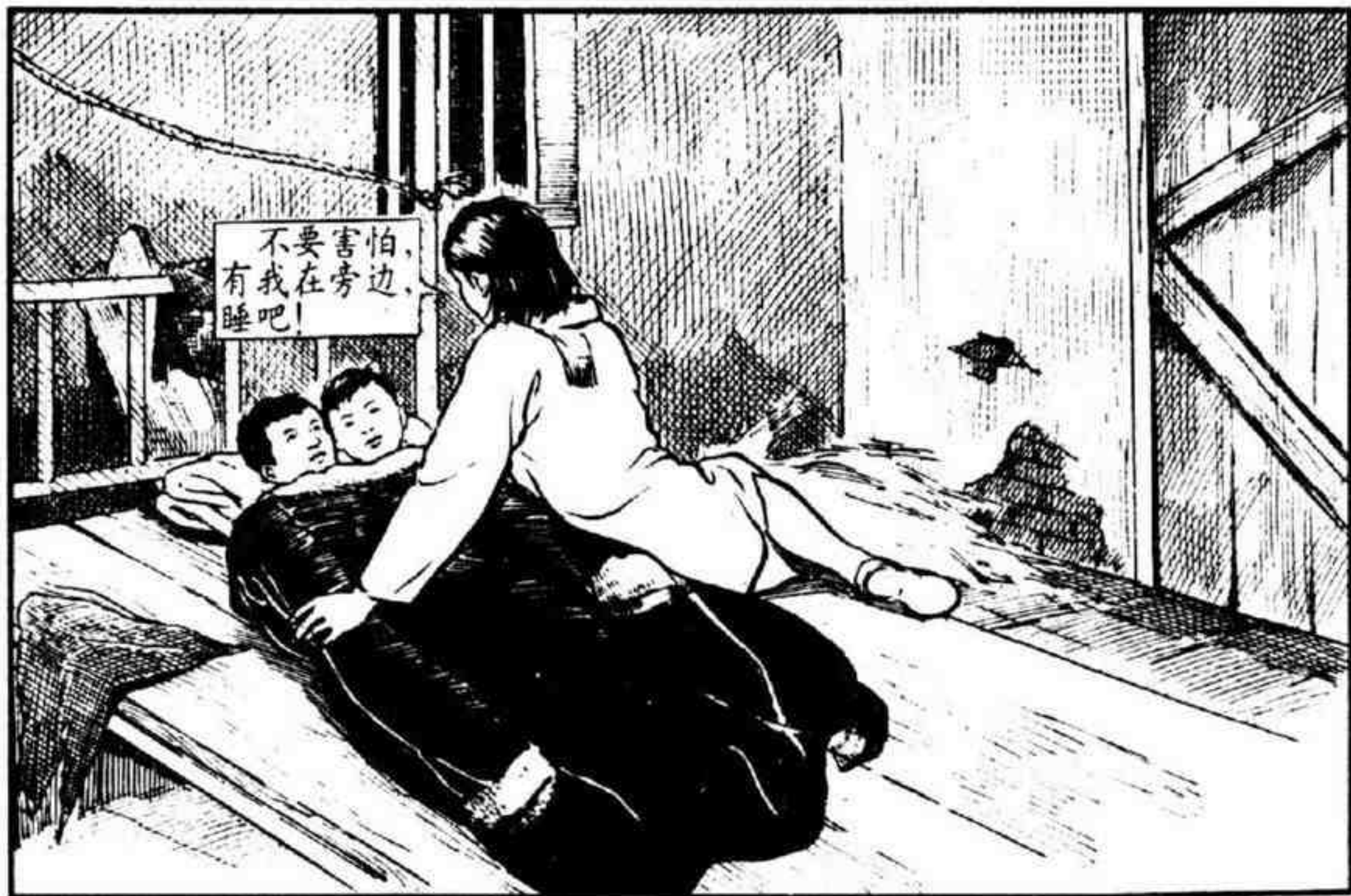
(12) 妈妈早知道不对了，便带着大容、军战不声不响地向前走，经过好几间屋子，到了一间黑暗的厨房里，特务把一扇小门打开，舞了舞手枪，叫他们进去。



(13) 妈妈拉着两个孩子不肯进去，特务就把大容和军战踢了进去，又将妈妈推到里面。



(14) 门被锁上了，大容看见这间屋子很脏，只有一扇小窗，地上放着一堆又黑又湿的棉花块，还有一张两层的空铁床。他急得很，打了半天门，也没有一个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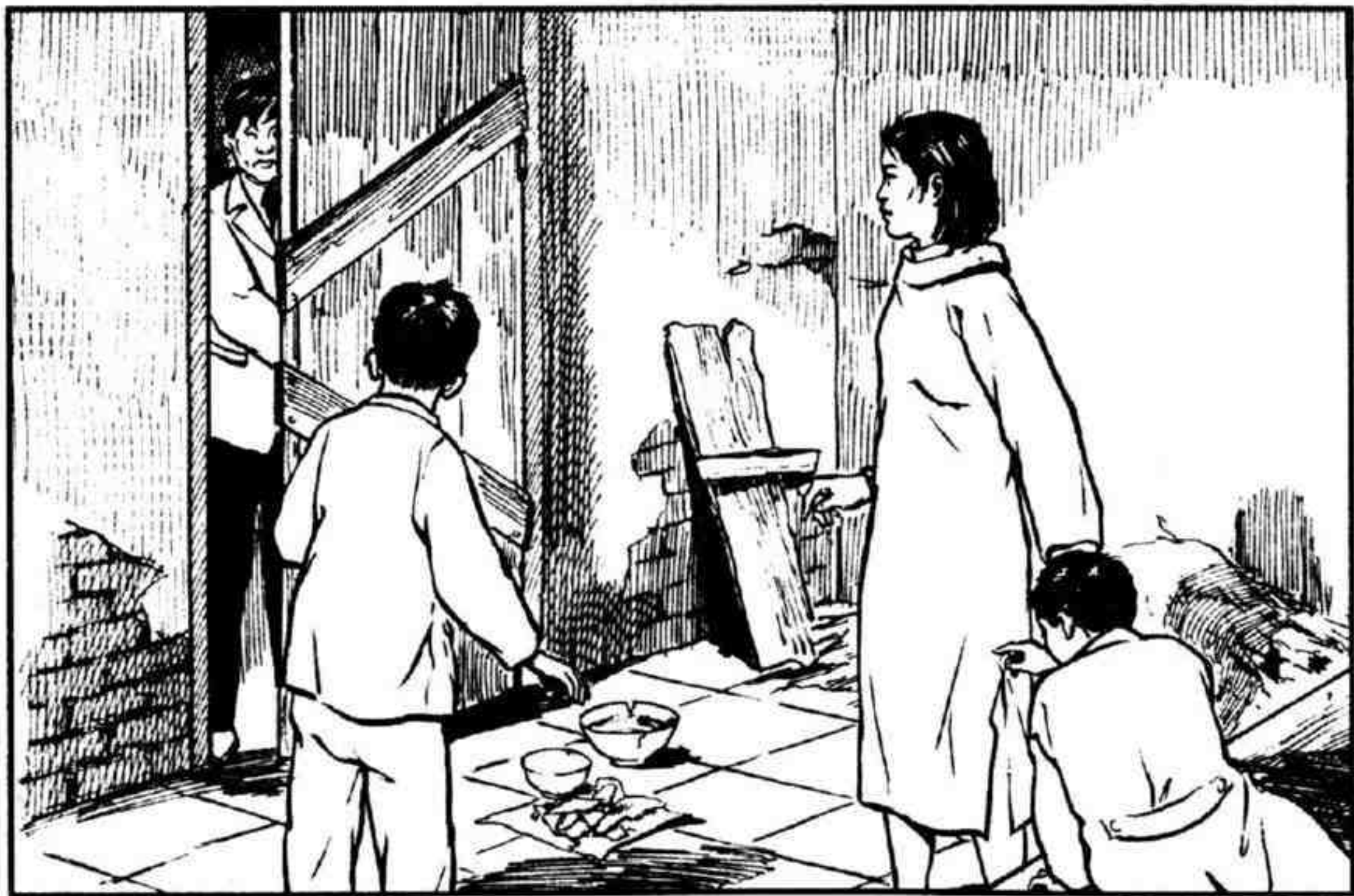
(15) 天黑了，妈妈叫大容和军战先睡下，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，盖在他们的身上。



(16) 第二天，他们没有吃到一口东西，大容饿得头昏眼花，一天没有起床，到了晚上，又听见外面有几个特务在谈着三个学生饿死的事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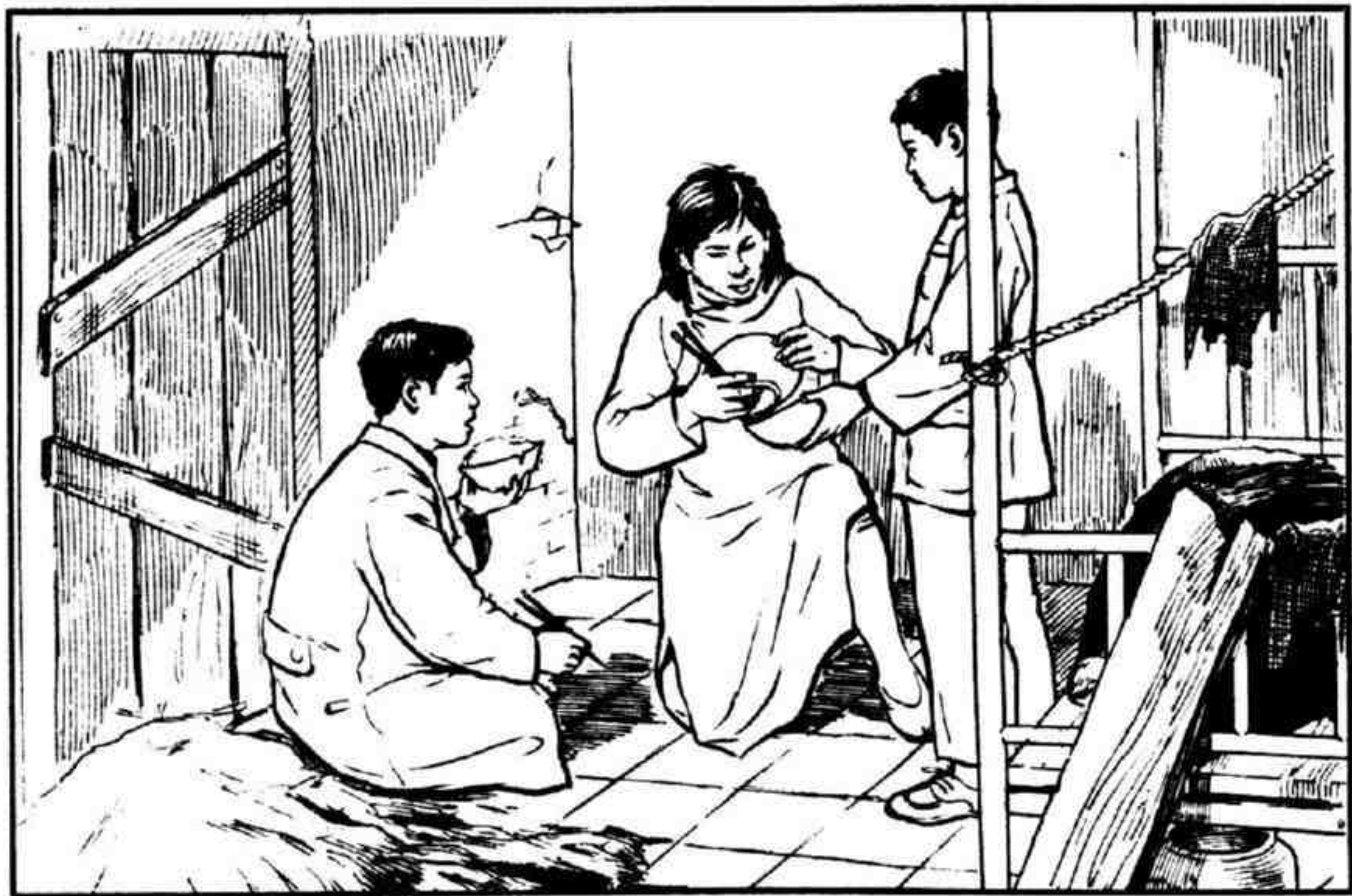
(17) 这时，外面更隐约地传来一阵阵的吵闹声、打骂声和手铐声，大容听了，觉得这里真是个魔窟，越想越怕，一夜没睡着。



(18) 他们一连饿了整三天，到第三天傍晚，有人开门进来，丢下了几块锅巴，给了两碗水，又将门锁上走了。



(19) 这天晚上，大容躺在床上，想起学校里的情形：上课时，杨老师讲抗日的故事；放学后，和同学们一同踢毽子和小皮球……可是现在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

(20) 大容开始过着坐牢的生活，每天吃两顿饭，每顿一碗，而且是霉糙米。菜呢，只是一小块黑盐，有时给两根萝卜干。



(21) 屋子里又湿又臭，还有一个粪坛子。大容忍受着，他和军战用长长的指甲在石灰墙上画图，画了大官儿大吃大喝，又画了许多饿着肚子的老百姓，渐渐地将墙上画满了。



(22) 妈妈叫孩子们练身体，用床沿做单杠；有时给他们讲故事，教他们唱歌。当他们肚子饿或是冷得睡不着时，就唱：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……”



(23) 特务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，到了晚上，窗对面的客厅里，时常有不少胖得像猪的男人和妖精似的女人，在那里吃酒胡闹。大容见了，心里更觉得气愤。



(24) 两个星期过去了，新换来一个姓沈的看守，他装着好人的样子，时常来向他们问长问短，吃饭时也多给一碗，好像和他们很亲热。



(25) 可是不久，这个特务就现了原形，他问妈妈外面可有亲戚，说是只要拿出五十根金条，三个人就可以放出去。妈妈没有理睬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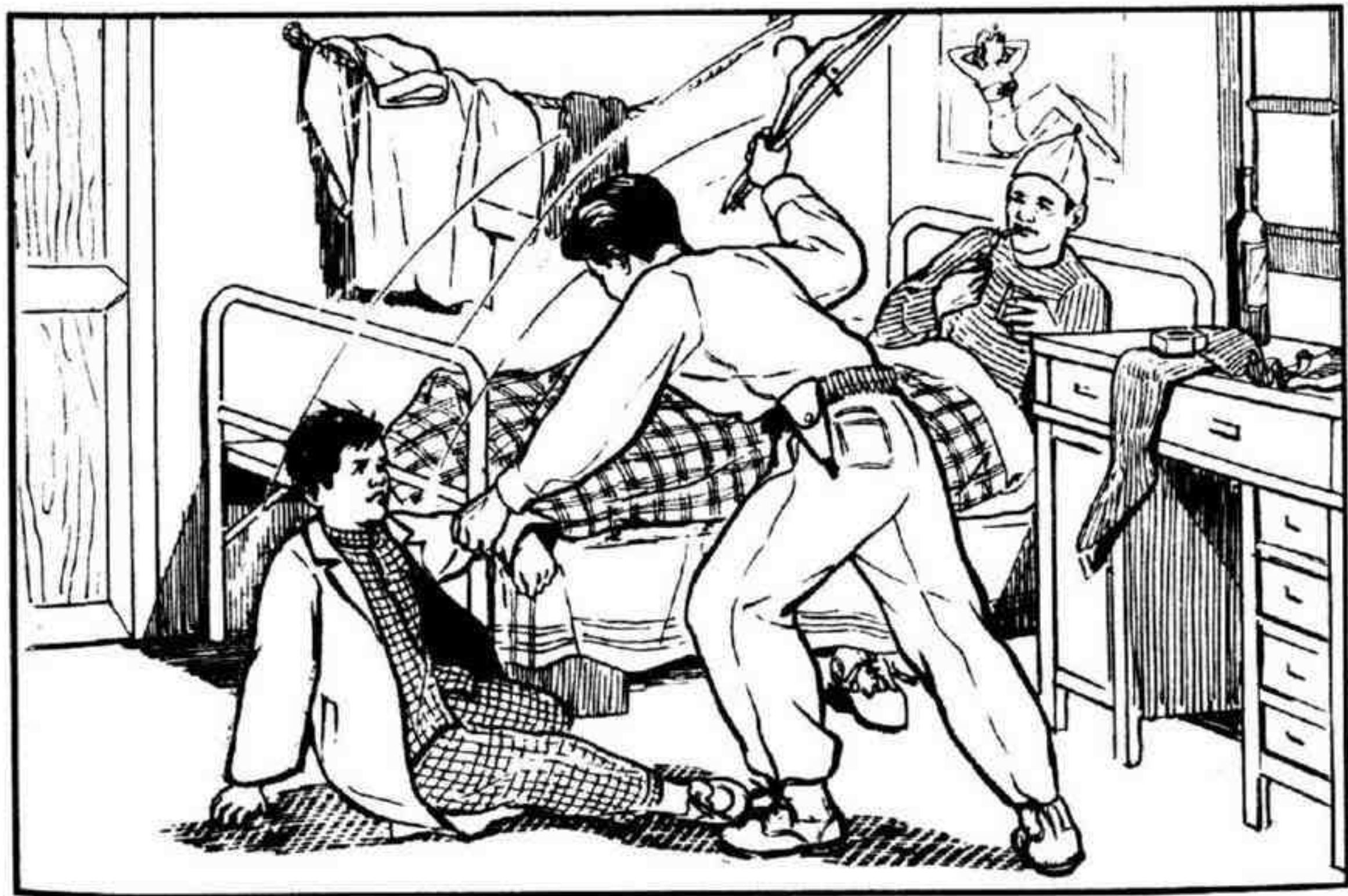
(26) 这家伙还是缠个不清，最后只要三根金条了。妈妈仍不理他，特务大失所望，于是对他们也就慢慢冷下来。



(27) 几天后，又换了一个凶狠的看守，两天不开门，将大容和军战都饿坏了，他还故意在窗外将菜和肉喂狗，来气气他们。



(28) 第三天清早，大容和军战不停地打门和喊叫，将看守吵醒，跑来开了门，大容就向他要东西吃。



(29) 那个特务就将大容连推带拉，拖到他的寝室里，把门关上，先打了一个耳光，又拿衣服架子朝大容身上乱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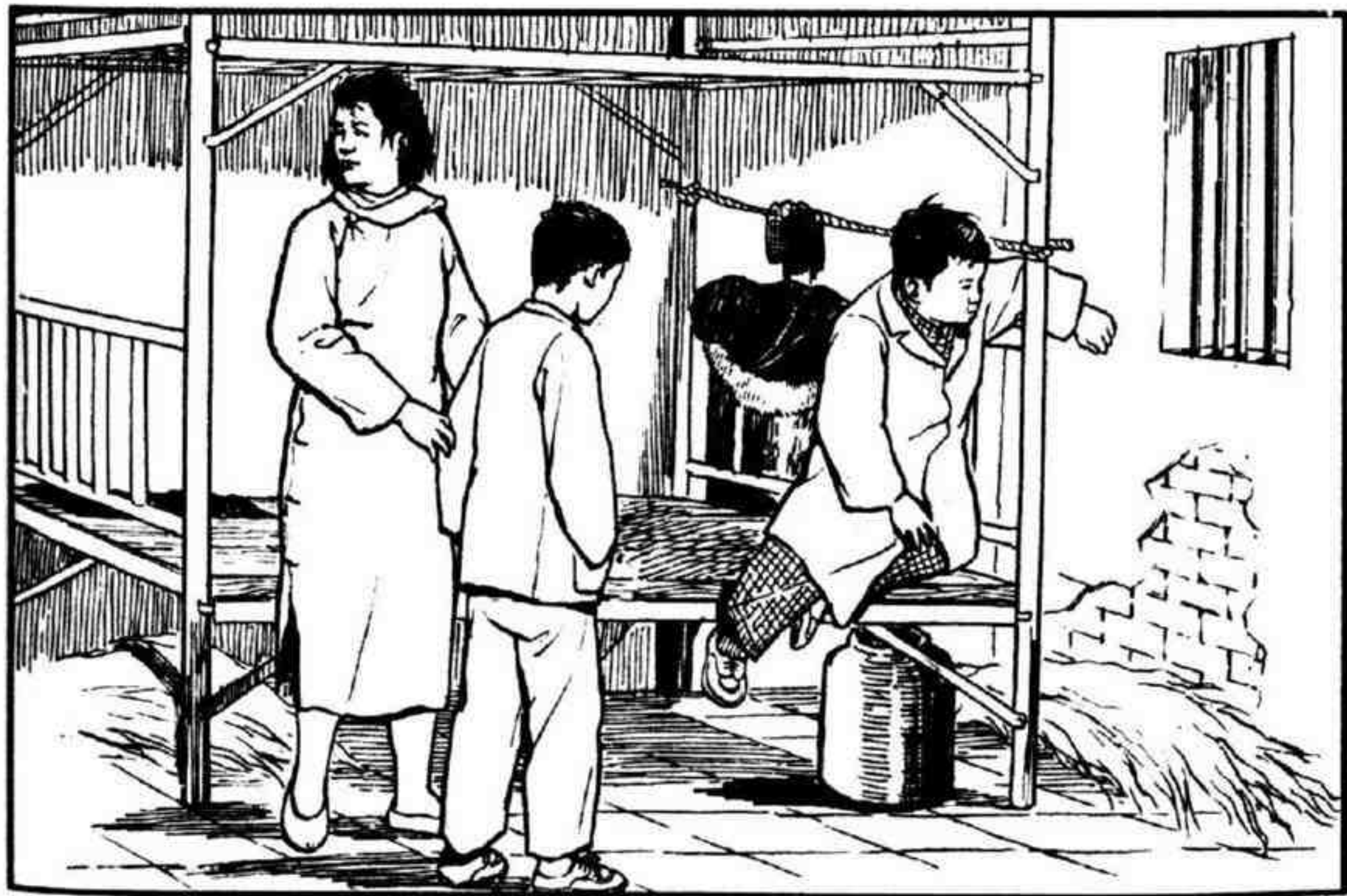
(30) 大容痛极了，但他没有哭。特务押他回到小屋里，又将军战拖了去。



(31) 大容怕妈妈看了难受，就把打肿的手放在背后，但是，妈妈怎会不知道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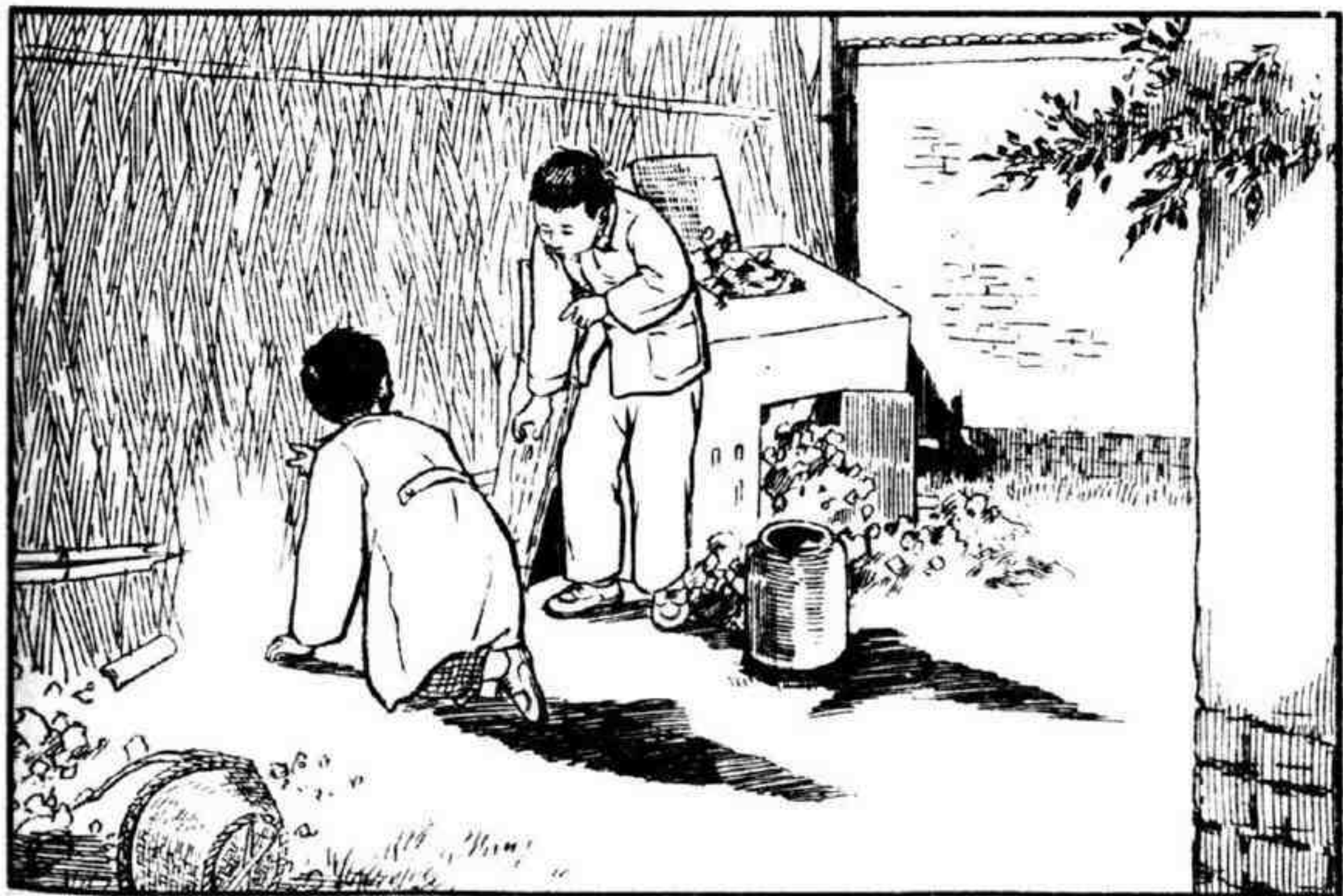
(32) 军战也被打了一顿，特务押他回来，开了小屋的门，妈妈猛地冲出去，抓住特务的手就咬，另一只手直往他的脸上打。



(33) 特务见妈妈真的要和他拚命，却不敢凶，就溜走了。大容想：这些特务如此凶狠地虐待人，真比野兽还不如。



(34) 一天晚上，一个姓林的看守特务开了门，叫两个孩子去倒粪坛，大容和军战就提了坛子往粪坑那边走去。



(35) 他们走过垃圾箱旁，看见后面的篱笆脚下破了一个大洞，洞外是个荒场，过去就是马路，大容便悄悄地钻了出去。



我们逃了，
姑婆还关着，
可不行啊！

是啊！

(36) 一会儿大容又钻了回来，和军战商量，打算逃到大容姐姐的家里去，可是又不忍心丢下妈妈，最后决定还是不逃了。



(37) 一天下午,妈妈被押出去了。半小时后,大容也被带到一个像办公室的地方。一个戴眼镜的特务,装得很和气,叫大容坐下来。



(38) 特务又问大容去年跟妈妈到陕北去的事，大容说是去看外婆的。特务听了，拍着桌子，叫旁边四个家伙上来，把大容的大衣脱了。



(39) 戴眼镜的特务又问大容，他爸爸妈妈在上海做什么事，大容不说。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特务就举起鞭子向他背上抽去。



(40) 特务吓不倒大容，他什么也不说。特务没奈何，就叫人把他送回小屋，只见妈妈早已回来，正坐在那里等他呢。



(41) 这天晚上，大容睡不着觉，想到爸爸。爸爸刻苦耐劳，帮助穷人，过去还打过日本鬼子，为什么国民党却要捉他，还要害他，真是不懂。



(42) 又一天晚上，他们睡得正熟，忽然特务打开了门，叫他们起来收拾一下，说要换地方了。

我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，
他们把我抓来，硬说我是游
击队大队长，真是笑话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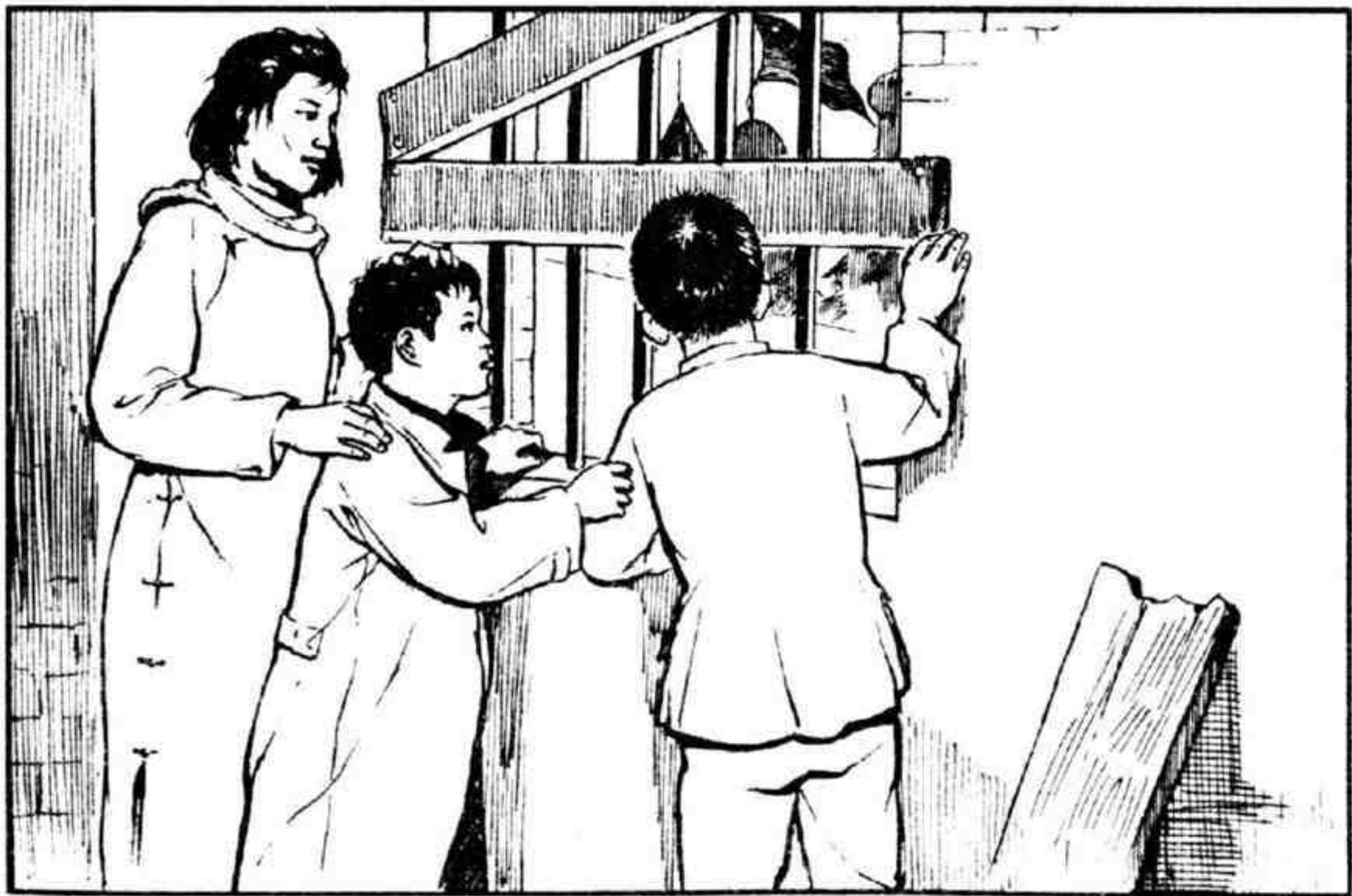
(43) 特务把他们带到一间汽车间里，这里关着二十九个人，
都是无辜善良的百姓，有工人、店员，还有一个七十六岁的
老人。



(44) 过了一些日子，汽车间里的人渐渐少了，活动比较容易些，大容就将红砖缝里的石灰挖出来做笔，在水门汀和墙上写字、画地图。



(45) 有时,他们将拾到的香烟盒子,做成棋盘和棋子来下棋。



(46) 不久,他们又被特务关到陕西南路二号一间盥洗室里,从窗口可以看见苏侨俱乐部屋顶上的红旗。大容曾听见爸爸进过不少关于苏联的事情,他望住那面红旗,想了很久……



(47) 一天深夜，特务又送进来一个姓黄的女人，是新民报记者，她告诉妈妈：国民党在报上已登出有关卢志英的事，说他是中共上海特派员，还瞎编了“十大叛国罪状”……



(48) 在陕西南路二号住了没几天，一天早晨，四五个特务带他们到北火车站，乘火车押到苏州去。



(49) 到了苏州，特务带他们到一幢古老的屋子里。上了楼，走进一间小屋，大容看见了爸爸，他冲过去抱住叫了好几声。



(50) 特务不准妈妈和爸爸讲话，将她送到另一旁的女监房里去，让大容和军战留在爸爸的屋子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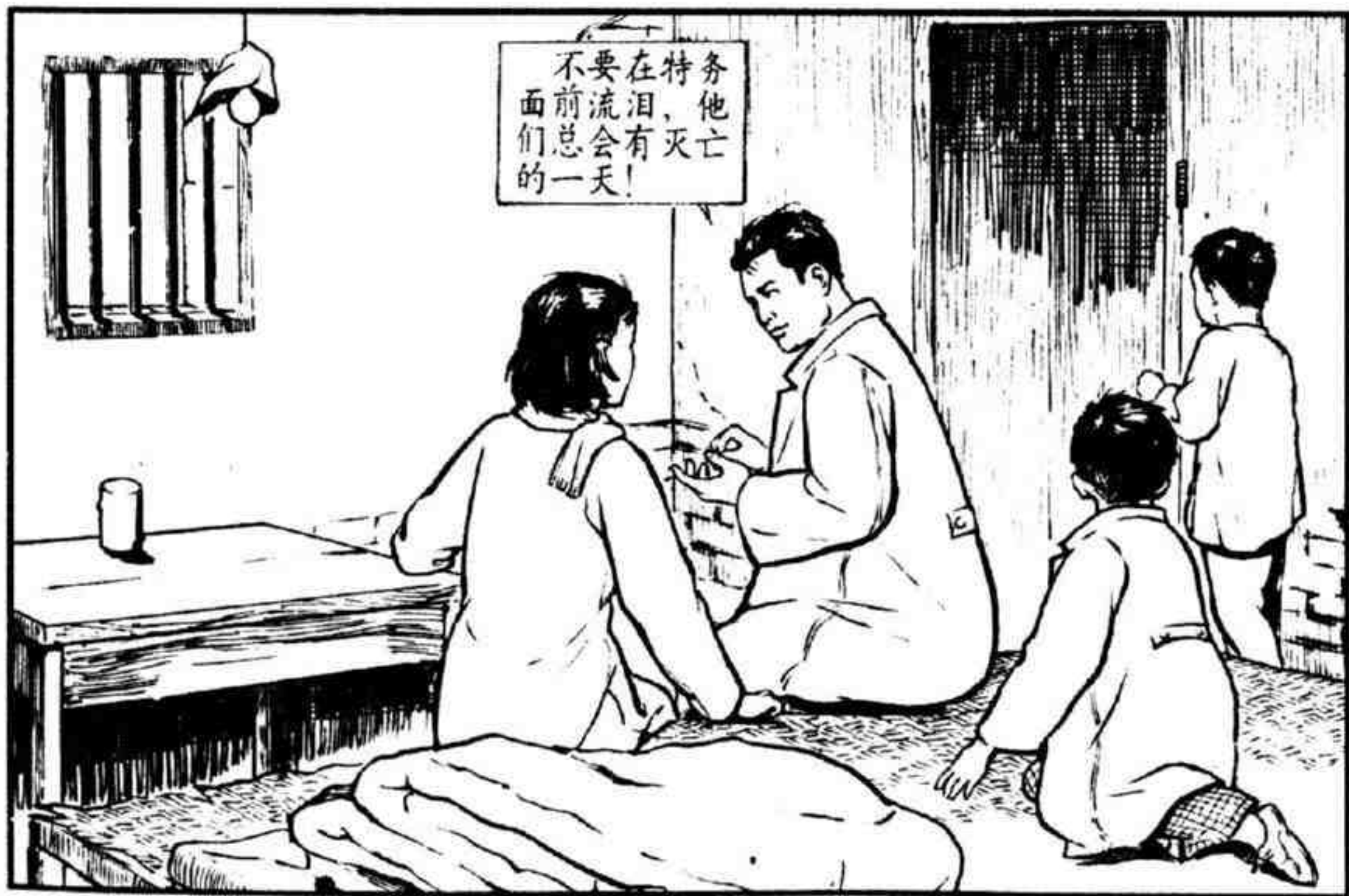
(51) 吃饭的时候，爸爸很少吃菜，尽量让孩子们吃。吃完了饭，大容讲到被捕的经过，说起被特务殴打的事，爸爸流下了眼泪。



(52) 爸爸已经受过刑，有一条腿的骨头都被弄碎了，到了晚上，特务又来替爸爸上了手铐，怕他暴动，可是门关上后，爸爸用一根小钢片在手铐上弄几下，手铐就打开了。



(53) 因为这里是所谓“政治犯感化院”，行动稍微可以自由一些，大容和军战，就在三个监房里跑来跑去，他们认识了几个瘦瘦的女青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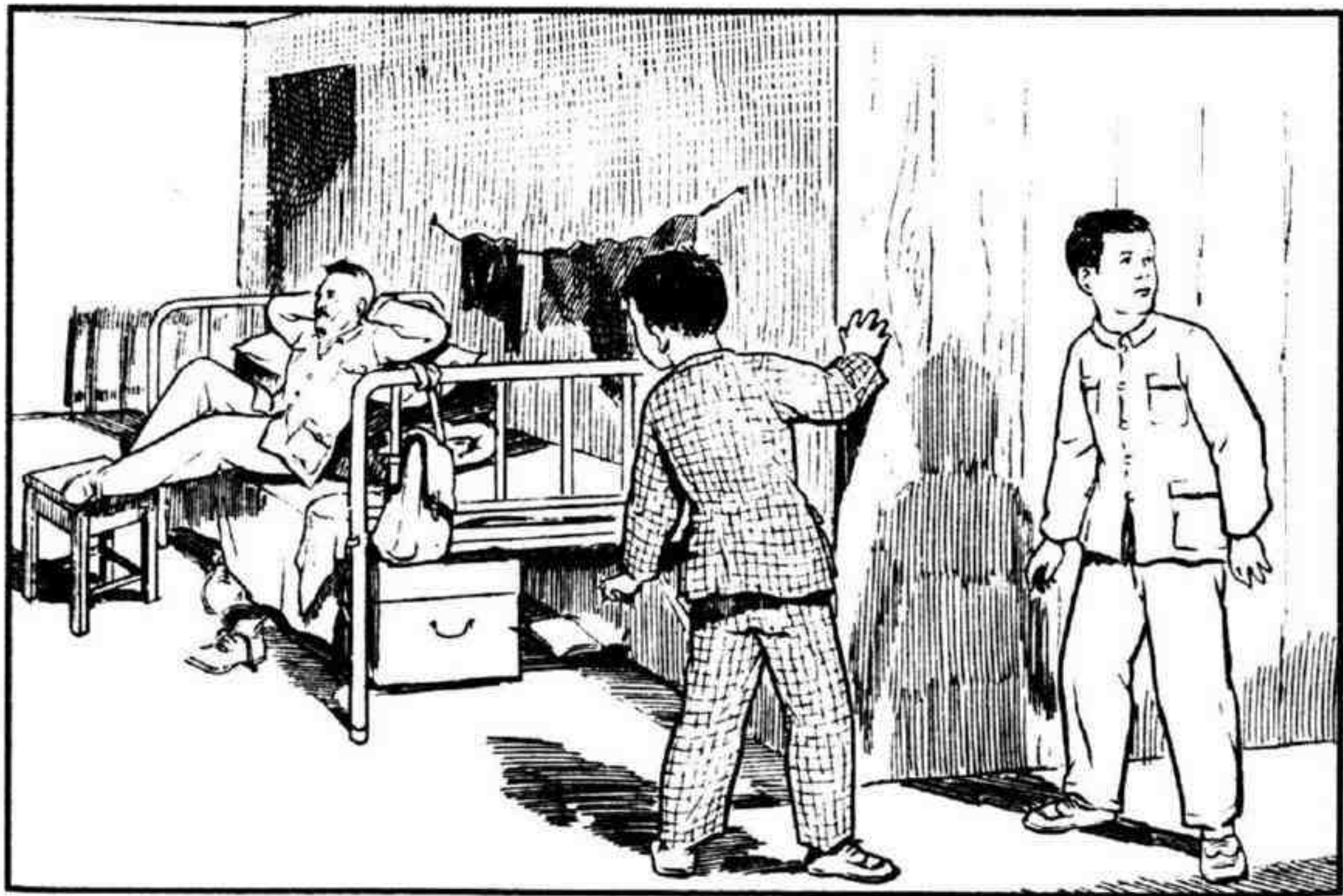
(54) 过了三四天，看守的特务头子通知妈妈来和爸爸谈话。爸爸并不悲伤，有说有笑，最后，他要妈妈警惕，留心敌人用夫妻、父子的感情来软化他们。



(55) 在牢里，爸爸教大容和军战读书，他利用特务去买来算术书和英语读本，还请了两位难友来当老师。



(56) 爸爸总是乐观的，“五一”劳动节那天，他穿上很久不穿的、整齐的西装，并且跟特务交涉，要在大厅中吃饭，让难友们聚一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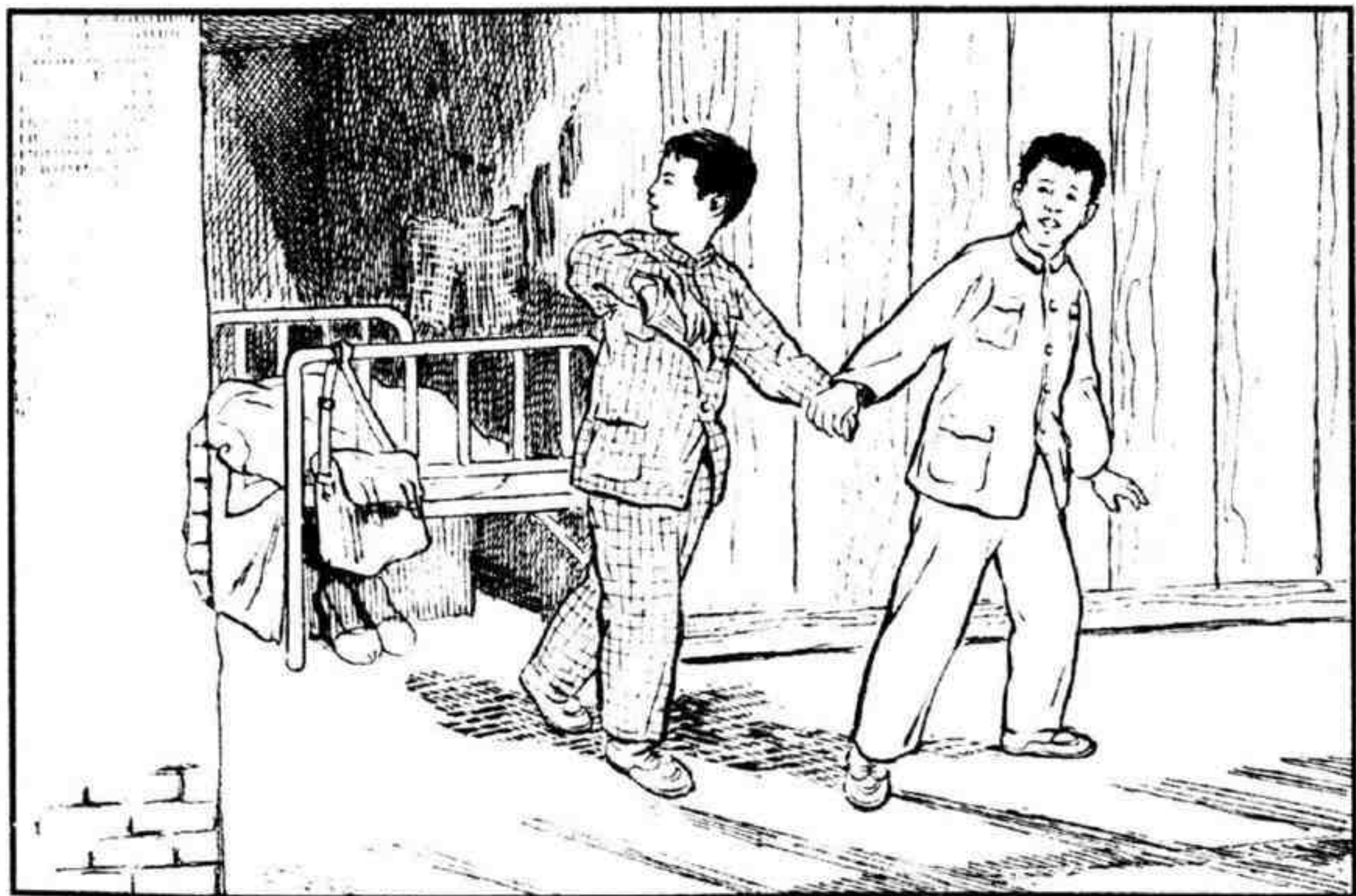
(57) 爸爸想看报纸，大容看到看守特务的枕头下有，想去弄几张来，但是那个特务经常在床边，找不到机会下手。



(58) 军战想出一个办法，对那个看守说大容的爸爸请他去下棋。特务走后，两个孩子就在枕头下抽了几张报纸。



(59) 到了晚上，他们将报拿给爸爸。爸爸一看，却是一年前的旧报，大容很懊恼，怪自己太粗心。



(60) 第二天，他们看见一个特务丢下一份包馒头的隔日报纸，就顺手拿回来。



(61) 爸爸很高兴地看了，还叫大容拿去传给其他难友们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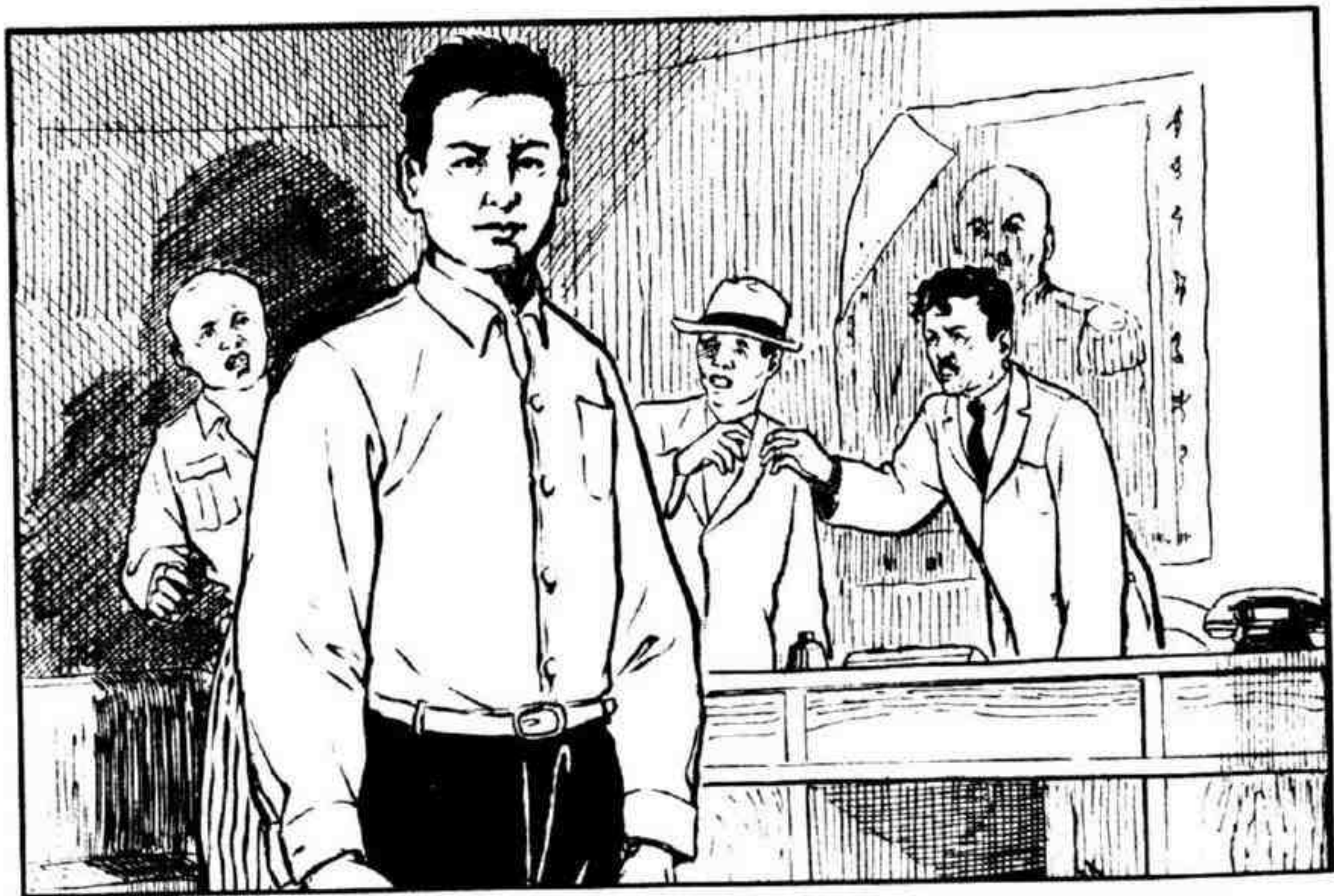
(62) 有一天，看守叫大家出去活动，大容藏在楼上没下去，偷偷地爬到所长的床下找报纸，不料被一个姓陆的特务看见了，一把抓住他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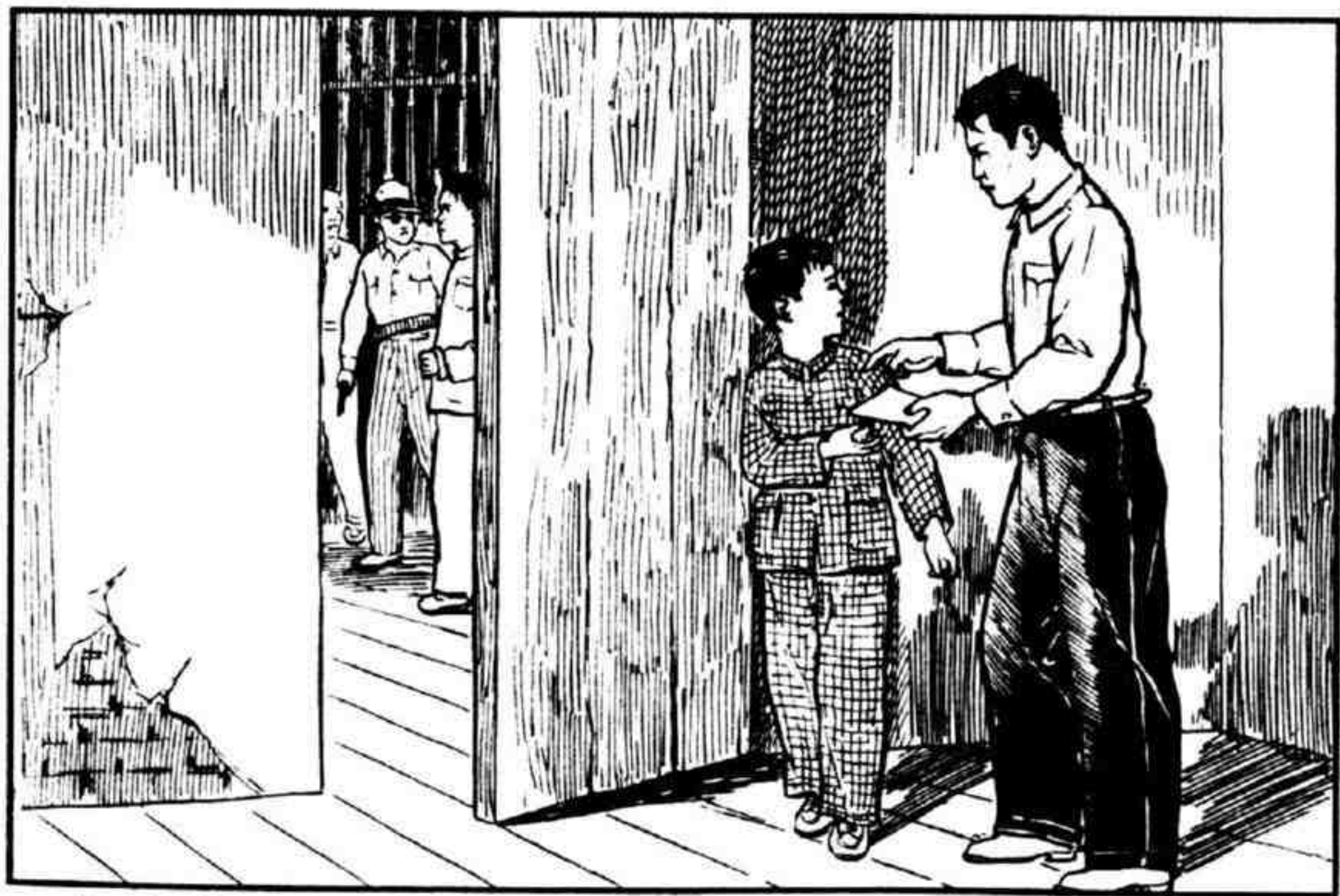
(63) 大容挣脱了他的手，奔下楼去，姓陆的特务赶过来，爸爸就对着他厉声责斥，难友们也围了上来，特务只得溜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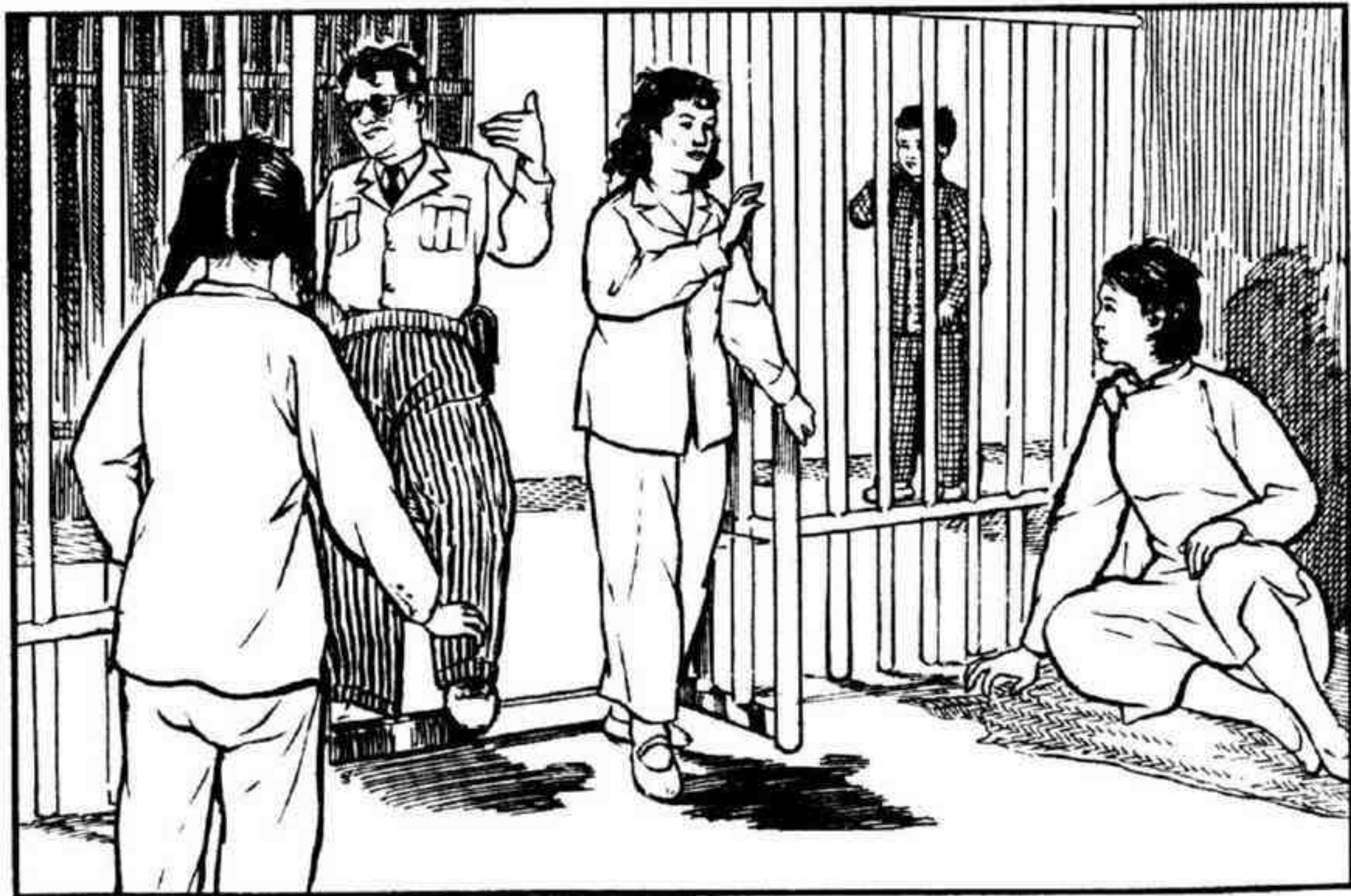
(64) 有一天，爸爸被叫下去审问，大容和军战趴在地板上听，只听见特务在疯狂地乱叫。



(65) 特务总局的特派员季源溥进行审问。有一个特务高声问爸爸：“谁领导你们的？”爸爸很干脆地说：“共产党！”



(66) 特务问不出结果，又将爸爸送上楼来。爸爸叫大容送一张纸条给一个姓陈的女人，纸上写着：“特务知道你妹妹是地下党员，向我要人，他们问起，你就说她和我们毫无关系。”



(67) 难友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叫去审问，他们都是有骨气的共产党员，非但不讲什么，反而将特务痛骂一顿。可是，只有那个姓陈的女人受审回来，却很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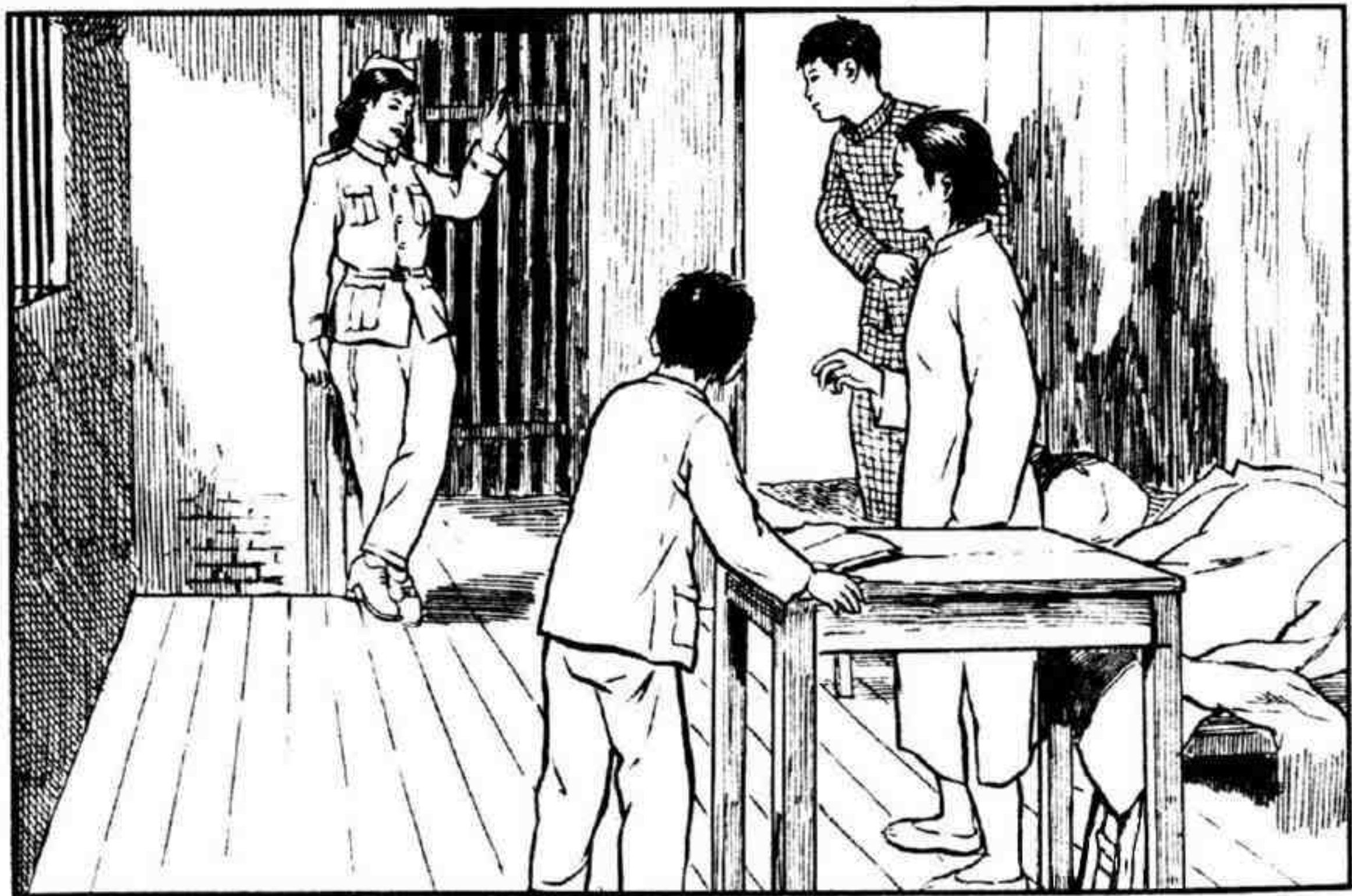
(68) 原来她是个可耻的叛徒，竟出卖了自己的妹妹和同志。于是大容就被特务拖下去审问，他又气又恨，随特务怎样拷打，就是一言不发。



(69) 这次审问后，爸爸知道有事要发生了，那天晚上，他看见妈妈，嘱咐了一番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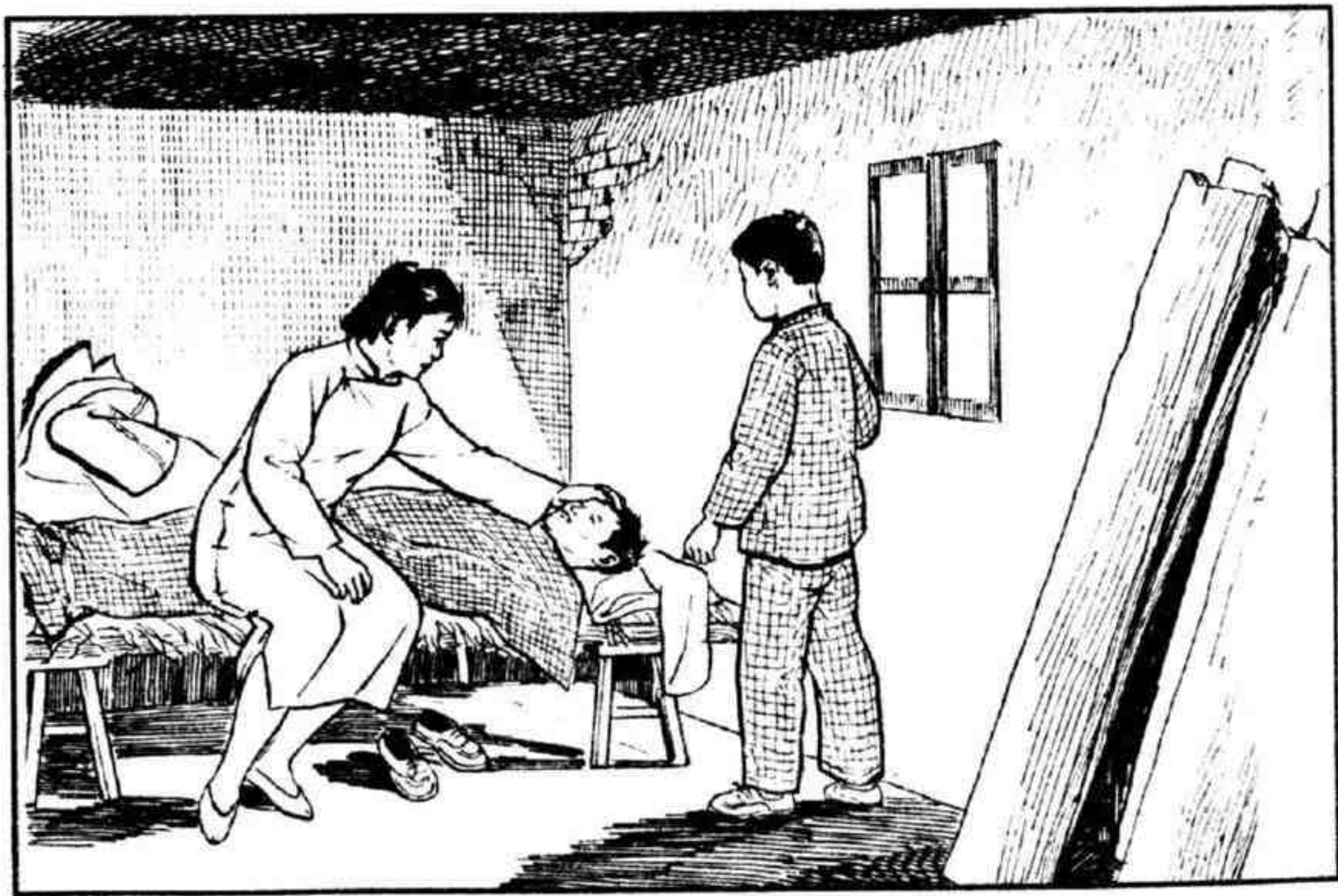
(70) 一天大清早，特务把爸爸唤醒，爸爸只穿了一只袜子，鞋子也来不及穿，就被特务拉到下面去。从此大容就再也看不见亲爱的爸爸了。



(71) 大容心里难过极了，他把爸爸写的字和诗都用纸包起来，藏在身边。有一晚，女特务头子来通知：明天要把他们押到南京去，什么东西都不许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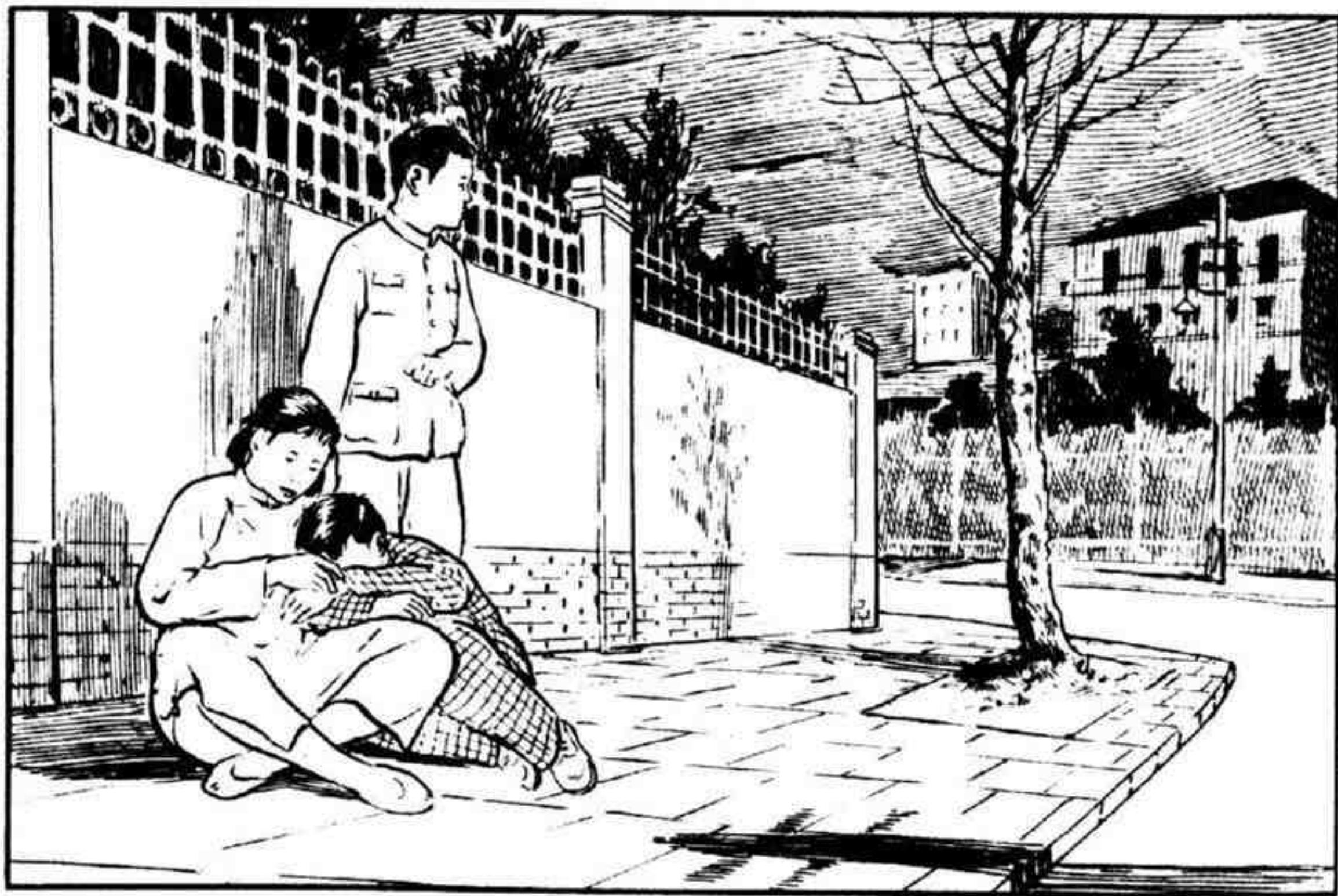
(72) 在南京又关了两个月，才被带去见特务大头子叶秀峰。他看见妈妈装做一个不懂事的家庭妇女，很不耐烦，就叫狗腿子们把三个人押回上海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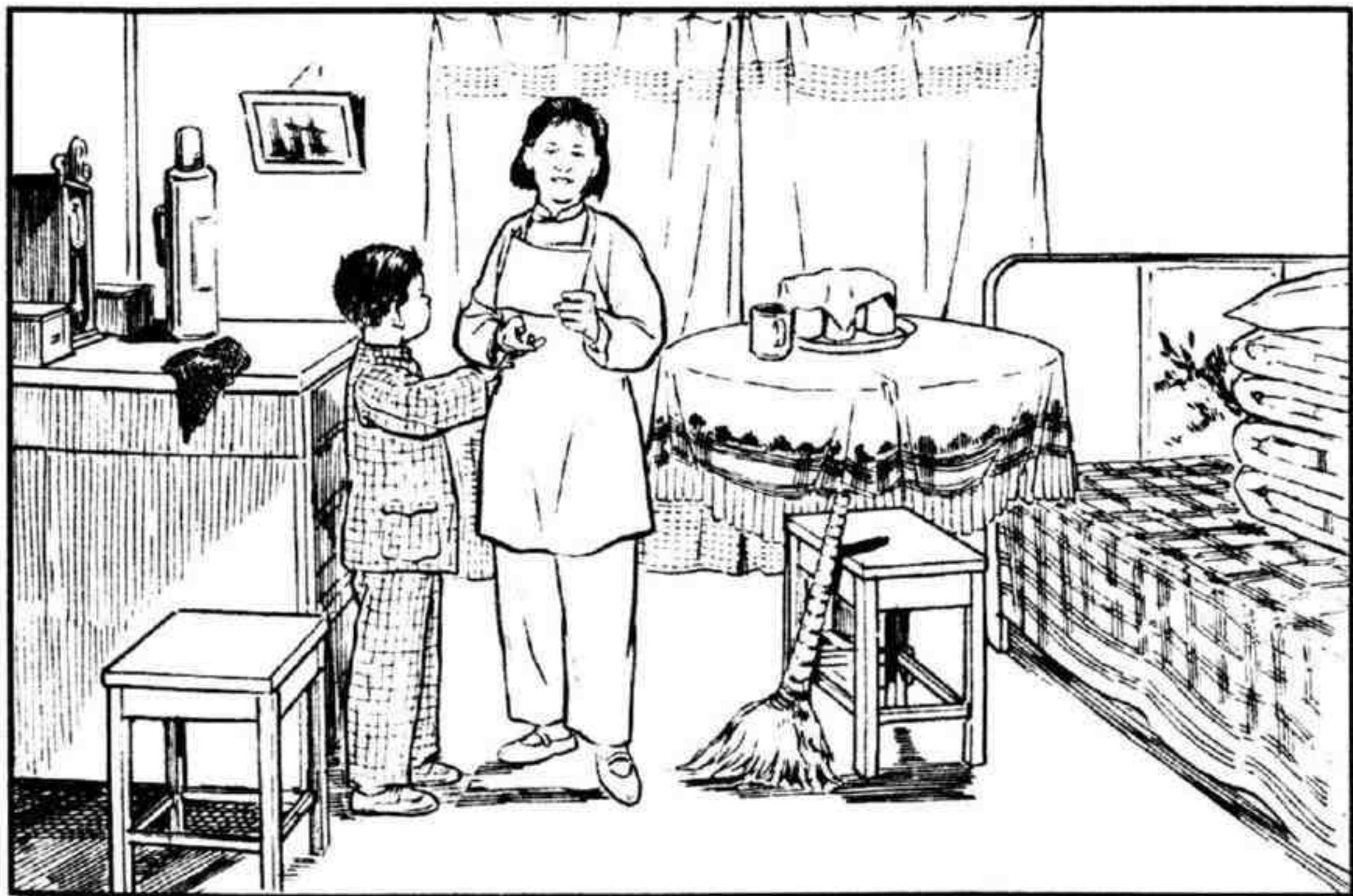
(73) 这时，军战生了病，幸亏妈妈做医生，日夜照顾，才渐渐地痊愈了。



(74) 等了一个月，特务把他们押回上海，在襄阳北路一号又关了一些日子，才释放了。



(75) 可是他们的家早被特务占据，东西也被抢光了。特务整天跟在背后，所以他们不敢去找亲戚朋友，只得在马路上流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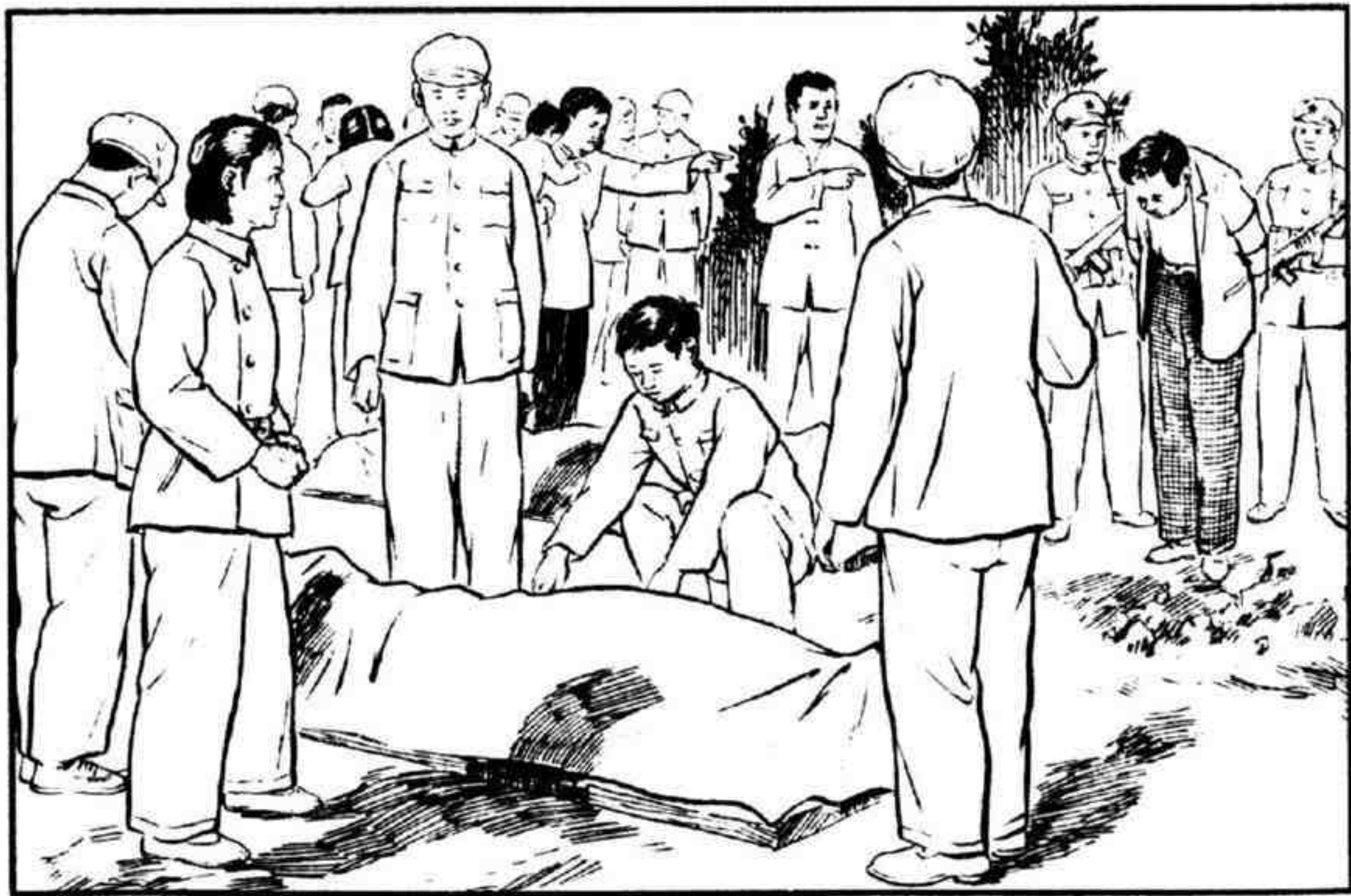
(76) 不久，妈妈到一个姓袁的人家去做佣人，才解决了生活问题。一天，有人来找他们，还带来爸爸的一封信，爸爸叫他们克服困难，他现在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里。



(77) 他们知道这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送来的，心里觉得很温暖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军战被送到解放区去了，妈妈凭了医生的技术进了新怡和纱厂工作，大容考进了麦伦中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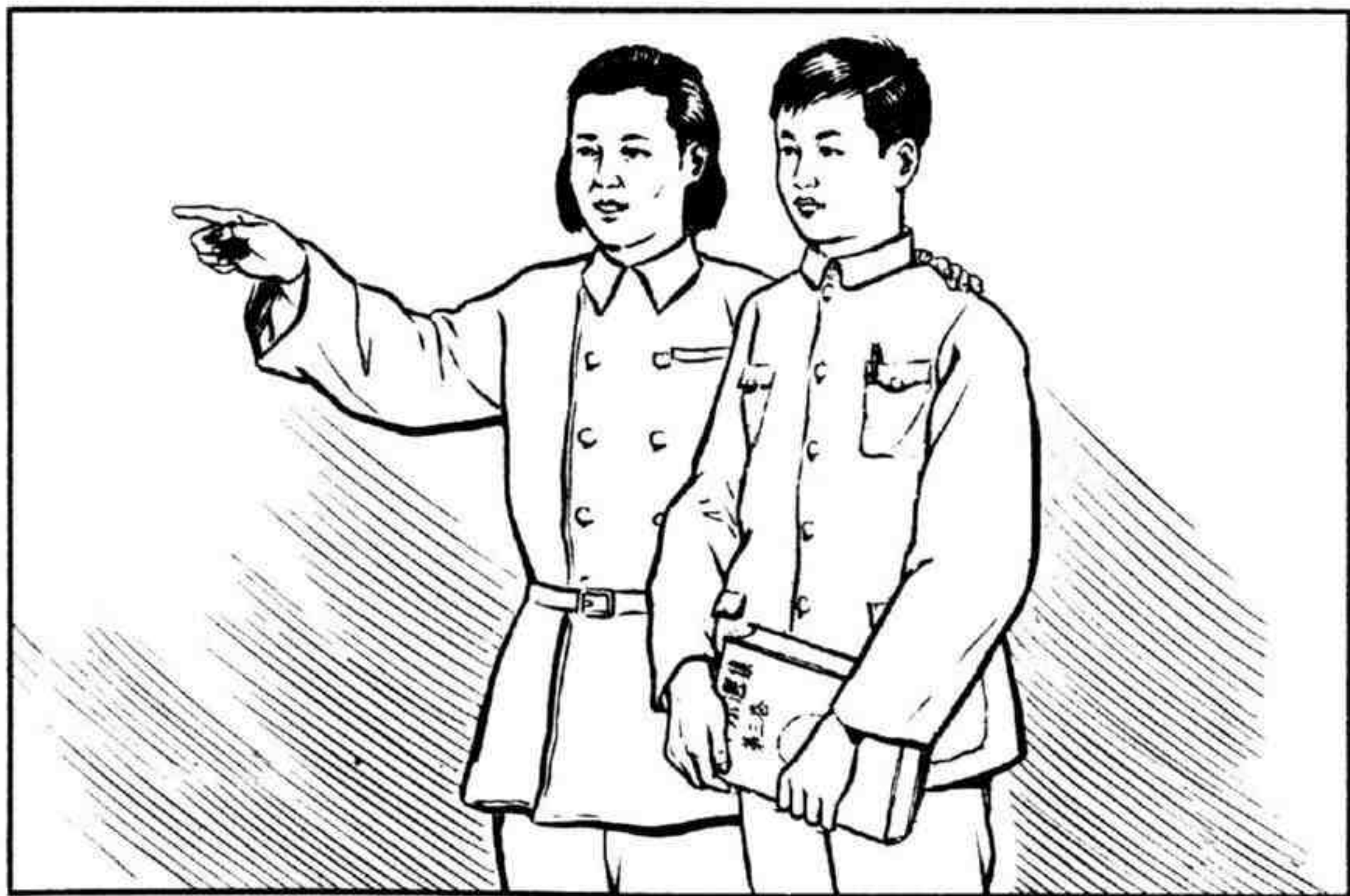
(78) 上海解放后，大容还以为爸爸活着，到了1950年6月，才知道爸爸在1948年12月27日的晚上十时，已被特务在南京雨花台活埋了。



(79) 在雨花台的一个小山上，他们找到爸爸的尸体。党和人民政府举行了追悼大会，将爸爸的遗体重新入殓。同时，枪毙了害死爸爸的特务任宗炳。



(80) 不久，人民政府又处决了万恶的特务张莲舫，是他混到党里来，使爸爸和无数的同志落入魔掌。



(81) 母子俩继承先烈的遗志，妈妈在裕华纱厂里做党务工作，大容也是个光荣的青年团员，他决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

革命传统教育故事 (三)

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

原著：卢大容

改编：杨文

绘画：张伯诚

杨步升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64 印张 1⁵/₁₆

1955年2月第1版 195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38000

定价： 0.27元